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一

禮樂志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繇斯以譚坑焚之世吾亡論已下自兩漢及唐宋代有損益吾能言之然述作之能明聖稱焉躋叔季以媲三代之隆則吾不敢欲如魯兩生待積德於百年則誠迂矣宋衰胡元入主禮之失也且百年矣夫亦上天下地中而民物之一大戹乎失之夏殷猶曰求之杞宋失之夷狄即欲就我

淪胥左衽之民還我中華浸淫久而習染深非大聖人
握三重為天下王孰識此而能與天下更始乎太祖既
即大位即咨四岳考三王秉居上而有徵遂立隆以為
極郁郁乎文哉斌斌然盛矣其後列聖相承間有緣情
義起微或損之益之大都酌古準今不愆成憲迄于今
日禮樂彌大備矣余故為緝故典而作禮樂志

登極禮

高皇帝馬上得天下然自為吳王已時時與諸儒臣講
論禮樂之事立郊廟興禮制丞相李善長等請正大位

帝謙讓再三固以請乃許之其日祭告天地于南郊明
受命于天也善長先卽郊壇之東設御座南向郊畢擁
帝登座奉袞冕加帝躬上御寶群臣四拜三舞蹈三叩
頭山呼萬歲三禮畢具鹵簿導從詣四親廟追尊四代
考妣爲皇帝皇后仍告祀社稷然後還御奉天殿受群
臣表賀冊立中宮爲皇后世子爲皇太子詔告天下於
是天下臣民人人拱手加額喜中國之有君也再傳文
皇則處禮之變以時爲大權而不失其中其後昭皇以
儲宮嗣立始從祖制稍更定百官軍民先期上箋勸進

至于三而後許之即位日猶素冠麻衣先詣大行皇帝几筵前祗告受命朝群臣樂設而不作免賀免宣表累朝因之肅皇自藩國入繼大統與嗣皇異具明倫紀

冊立禮

冊立皇后皇帝服袞冕朝群臣授冊寶使者掌節前導及中宮門外授內使監令皇后降庭中北面四拜聽宣制讀冊冊寶跪受四拜三日謁廟龍鳳冠褘衣三上香

冊立皇太子太祖太宗命至殿上受冊寶訖詣母后對恩筵日謁廟累朝微有異同宣宗世宗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皇太子與國初異矣

朝賀禮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爲大朝賀群臣進賀表班首致詞傳制官宣制百官三舞蹈山呼萬壽聖節不傳制賀東宮進箋宣箋訖致詞皇太子傳令宣答千秋節不傳令王國諸王先期冕服具表如儀拜授使者三舞蹈山呼百官朝服送出郊外東宮賀箋亦如之不舞蹈山呼至期仍率郡王將軍中尉等就府中遥祝賀東宮服皮弁百官公服儀如之郡國儀如王國知府帥僚屬從藩司

行禮外府州縣行於本治如藩司州郡表箋皆附藩司進萬曆初衍聖公入賀聖旦命賓禮待不列于職官本朝參禮官請與顏曾孟三氏子孫止許三年一朝賀行於外官朝覲之年

凡中宮元旦冬至朝賀命婦進箋女官展箋宣訖班首致詞司言傳旨宣答千秋節不傳旨朝賀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如儀

常朝禮

凡朔望上服皮弁百官公服常朝官一拜三叩頭朝退

見辭官奉天門外五拜三叩頭外方面官序立遞降京官一班禮畢有事陞殿陳奏常朝或御殿或御門國初有早午晚朝是時天下甫定上欲通群情小官毋越大臣班序趨就太祖御前說事已而上謂宰臣曰此非所以肅朝儀也命入朝官獨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得上殿奏事著為制上又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皆正中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

也故君升自阼階而南面荅陰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階而北面以答陽也群臣朝參非荅神之義當避君父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階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事君君事天道不相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三尺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上與群臣一日三接午朝或闕無日不朝祁寒暑雨不輟上嘗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迨暮乃罷是時元政不綱於是群臣快覩漢官威儀文皇嗣國亦如之文皇嘗御右順門晚朝諭

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間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朕有欲言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討議也其後列聖相承高纂於端拱無爲或一日一朝或累日一朝群臣疏請天聽益高閣部大臣有事不得望天顏一見籲陛日隔嘉靖末年好玄修二十年不臨御隆慶間以三六九日一朝累朝增定朝儀日漸詳上下相沿具文耳萬曆初增設記注起居史官四員列東班科臣之上以便觀聽

凡遇各廟忌辰上服淺淡服御奉天門視事不鳴鐘皷不行賞罰禁屠宰百官各具淺淡服黑角帶朝叅不得服紵絲紗羅免引囚奏事遇奏祭祀服紅遇節令服青綠花樣

凡聞皇妃喪輟朝三日發引下塟各免朝一日親王喪輟朝三日公主喪及下葬各輟朝一日郡王及文武大臣喪年終禮部類奏輟朝一日

諸王外戚朝見禮

國初諸王來朝雖爲天子伯叔父及兄天子執大圭王

冕服行君臣禮五拜三叩頭見畢入便殿叙家人禮王
東坐西向天子衣常服四拜王坐受之王仍東坐天子
正中南面坐次見東宮亦然止四拜不叩頭
皇后父見上君臣禮后見父母家人禮皇太子見皇后
父母皇后父母東立西向皇太子西立東向四拜皇后
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

冠禮

冠禮天子止一加用袞冕前期太史院承制筮日中書
省承制命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冠之日皇帝初服

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出奉天殿即御座群臣四拜訖侍儀跪奏請加元服太尉進就御前少右跪脫幘設纚太師繼進御前北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搢笏加冠加簪纓皇帝服袞衣太師進醴北面復致祝皇帝啐酒訖太師太尉退就百官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額山呼萬歲三又四拜禮畢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筮日謁太廟其明日百官公服稱賀賜宴謹身殿皇太子太孫冠則天子自為主遣官持節至文華殿行之殿之東上為太子

冠席西上爲醴席皆南向三公太常爲賓贊初加冠贊
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次加
皮弁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三
加九旒冕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
年冠訖降自東階由西階陞就醴席賓進醴祝曰旨酒
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祜萬世其昌旋易朝服就拜位
跪聽傳制官宣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民
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四拜禮畢當日具冕服
謁祭奉先殿詣上謝詣皇后謝俱五拜三叩頭

立春

立春之日順天府尹進春畢百官朝賀五拜三叩頭鴻臚卿致詞郡國縣道先一日陳土牛芒神于東郊各官常服迎至府州縣門外土牛南向芒神在東西向至日朝服四拜三奠酒又四拜各執綵杖排立土牛傍長官擊鼓三聲擂鼓各官環擊土牛者三禮畢

經筵

國初經筵無定日亦不拘定員凡有道德文學之儒每令進講儒士汪仲魯講西伯戡黎篇稱旨擢左春坊左

司直郎仁宗宣宗聽講後輒與講官相討論正統初始以大學士楊士奇請著爲儀勑勛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翰林院春坊官及國子監祭酒二員爲講官春坊官二員展書講官分東西班出叩頭畢東班展書官詣御案前跪展四書講官講畢西班展書官詣前跪展經史講官講畢並一拜叩頭退賜酒飯日講則御文華穿殿止用內閣學士侍班講讀官二員先讀後講講訖後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乃叩頭退賜酒飯弘治初上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

自金寶鐙次日早又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講讀畢賜茶上皆呼先生不名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上俯几聽之嘉靖初命以三八日講大學衍義講官二員內閣學士一員侍班講畢賜茶賜酒飯西苑無逸殿成命大學士一員爲講官講尚書無逸并豳風七月詩設坐殿門內東向坐講講畢御豳風亭賜宴

宴享

國初宴享羣臣皆在奉天殿文武官四品以上宴列殿內東西五品以下外兩廡光祿司供事御筵序班供禮

百官初儀皇帝陞座大樂作百官四拜光祿司進御筵進花樂止進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奏炎精開運之曲百官皆跪皇帝舉酒訖四拜就位散花受盞第二爵奏皇風之曲光祿進酒樂作百官起立皇帝舉酒百官復坐舉酒酒畢樂止進湯如之武舞入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奏眷皇明撫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傳車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綱第六爵奏金陵第七爵奏長楊第八爵奏芳醴皆百戲承應第九爵奏駕六龍隊舞承應進酒進湯進大膳儀皆如前九爵安成百官

皆出席北向立樂作四拜樂止奏禮畢宴有大宴常宴中宴常宴中宴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常宴同中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九奏樂章洪武四年詔禮部尚書陶凱所更製也上令樂舞生歌之嘉其頗作和平廣大之意遂付肄習用之後太宗稍有更定禮亦少異而樂半不同凡宴享後在奉天門矣

祠祭禮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凡

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盆凡帛京師大祀中祀用制帛天地日月太社太稷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用文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凡服天子大祀

冕服中祀皮弁服陪祀諸臣本品梁冠祭服郊社大祀雖有三年喪不廢

郊祀

郊禮國初分祀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仁祖淳皇帝配享十年始定為合祀之制言人君者父天母地其稱瞻覆載無不恩也及其祀也則有尚比之壇終不合祀以人事度之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為孝乎命即圜丘故壇中覆以屋稱為大祀殿以祀上帝皇祇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月在孟春其日上辛上帝皇祇

位皆南向騂犢各一　上帝玉蒼璧制帛蒼皇祇玉黃琮

制帛黃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仁祖位東西向騂犢一

玉帛從上帝從祀羣神州壝內東西向四壇為日月星

辰內壝外東西向二十壇為岳鎮海瀆各在其方山川神

祇太歲帝王在東西向風雲雷雨在西東向壇各犢一

禮神制帛禮成皇帝大悅曰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

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乃斂每以為憂京房有云交

祀鬼神必大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

善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

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天地之享與人大異天地反不如人享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有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露太陰於天中纖塵不動銀燭光舒香烟裊繞斯必神之降臨合祀宜也特紀其事作

樂歌志再建文元年配享徽仁祖奉太祖洪熙元年益
奉文皇同配位太祖下嘉靖九年以科臣夏言議復分
祀配太祖罷太宗從祀圜丘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
方澤岳鎮海瀆陵寢諸山罷歷代帝王又建朝日壇東
郊神西向以春分日祭大明之神無從位建夕月壇西
郊神東向以秋分日祭夜明之神從祀二十八宿木火
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歲舉西郊而東西郊犢一
羊一豕一玉一是時皇帝大興禮制歲驚蟄祈穀於南
郊復有崇雩壇禱雨十七年以季秋於南郊行明堂大

享禮宗祀皇考以配上帝儀如南郊隆慶元年俱議罷東西郊歲行之如儀與南北二郊稱四郊云

大社大稷

國初大社社大稷異壇同壝大社后土勾龍氏配大稷后稷氏配祭以春秋仲月其日上戊洪武十年上以南北二郊分祀爲非禮且言社稷異壇而祭甚不合於人情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一壝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祭先社固當先與社配而乃祀稷當乎於是改爲一壇以

帝社西大稷位皆北向玉一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皇帝祭服拜跪飲福受胙是年以禮官張嵩議罷勾龍后稷配配仁祖西向建文君撤仁祖配太祖仁宗復奉太宗同配嘉靖九年仍遵國初以勾龍后稷配二祖配位奉藏太寢十年命耕西苑復建帝社帝稷如大社之制祭以次戊之日太牢一無玉樂六奏皇帝服皮弁陪祭官文武大臣十二員

太歲

國初立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仲秋之月祀太歲復及

天地諸神祇以四季月將及都內山川都城隍從祀嘉靖八年孟春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九年更定雲雨風雷爲天神壇南向嶽鎮海瀆鍾山天壽山都內山川天下名山大川諸神爲地祇壇北向都城隍祭于其廟隆慶元年皆議罷獨就山川壇祀太歲以四季月將從祀歲遣文大臣一員行禮牲用太牢

宗廟

國朝宗廟之制洪武元年止立四廟中祀皇高祖考德祖玄皇帝高祖妣玄皇后東第一廟祀皇曾祖考懿祖

恒皇帝曾祖妣恒皇后西第一廟祀皇祖考熙祖裕皇帝祖妣裕皇后東第二廟祀皇考仁祖淳皇帝皇妣淳皇后主與廟皆南向與廟同宮祀以四孟月及歲除皆特享洪武三年乃從更定如王制祫禘烝嘗之禮孟春猶是秋冬及歲除祫合享德祖廟中德祖南向懿祖下昭穆序東西向迨于九年始集諸儒臣之議倣古九廟之制建太廟前殿後寢殿翼四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主東第一室懿祖西第一室熙祖東第二室仁祖主皆南向几席牀榻衾褥禕褫篋笥帷幔器

血之屬且如事生之儀罷特享四孟月及歳除祫祭前殿中德祖懿祖下以昭穆東西序列座設衣冠不奉毛各犢一羊一豕一奉先制帛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親王配享東壁壽春霍丘下蔡安豐南昌蒙城盱眙臨淮寶應六安來安都梁英山山陽昭信凡十五王四壇王妃皆祔食壇一太牢展親制帛功臣配享西壁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

世係凡十二人十壇生者虛其位壇一火牢報功制爲
御史答祿與權請舉大禘成一代之典下議德祖上世
系無可推考遂已太祖上賓建文君一如祖制奉太祖
主祔寢廟西二室享座右二位太宗改都北京廟制悉
如南都其後列聖升祔一如祖制迨至憲宗九室已備
議祧主禮官言周以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
遷國家德祖上古𤼵當比周后稷不可祧太祖太宗視
周文武世室今當祧懿祖歲除奉主出前殿庶允廟同
享以合古人大祫之禮上如禮官言祧懿祖孝宗祔祧

熙祖武宗祔祧仁祖改歲除為大祫世宗入繼大統覃精禮制大釐祀典以太祖重闢宇宙肇運開基四時之享祭於德祖不合禮意嘉靖十年命祧德祖奉太祖主寢廟中一室為太廟不遷之祖春享群宗各設一幄以次列座左右南向特享夏秋冬祫太宗下以昭穆分東西向序列季冬中旬大祫德祖仍居中太祖仍從懿祖下分東西向序列罷歲除學士璁言親王功臣分皆臣子配享堂上天子跪拜于下非禮無別移祀兩廡從學大禘于太廟奉太祖配享稱皇初祖十四年更建世室

及昭穆群廟太廟左右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群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世室在左三昭之上奉太宗特享各於其廟祫則太宗東座西向稍近上仁宗下東西向序列大祫則太祖與四親皆南向太宗下序列如時祫上先是特建世廟祀皇考乃後改建曰獻皇帝廟以避太宗世室之稱二十四年後諭禮臣尚曰朕惟國家之興始于太祖中定艱難則太宗太宗宜同稱祖皇考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尊獻皇帝爲睿宗祔于太廟位躋

武宗之上以兄故仍復太祖初制歲凡五享四時祫太祖獨專南面之位群宗以昭穆爲序歲除大祫一如十五年之制太祖永爲太廟主不致下與子孫同列是時禮樂出自天子群臣莫敢議世宗以是因尊太祖并追宗所生配禘祭于時宗廟之禮有其廢之莫不舉矣然建議諸人猶有諱不敢言建文君不入太廟猶曰革除景皇帝爲皇帝七年社稷賴之不得與睿皇帝並議追祔何也二十九年世宗且復升祔孝烈皇后祧仁宗後世宗升祔始以禮臣議后必元配乃奉孝潔皇后祔遜

穆烈于別殿隆慶六年穆宗升祔祧宣宗配享功臣
然元年追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
公姚廣孝嘉靖九年以國子監祭酒廖道南言廣孝移
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主事李瑜言進誠意伯劉基
十六年武定侯郭勛乞進其祖英侍郎唐胄爭不可勛
言往年祀基以文臣故衆翕然臣祖武臣故忌者紛
紛上是勛言命英從祀基以伯爵位英上上不悅曰何
上基而下英也令以爵序列英黜寧王下永義侯上而
基列永嘉侯下凡祭幣太廟每室幣二凡時物太常先

薦宗廟然後進御凡時享俱因喪樂備而不作凡祝文
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太子行禮稱命長子某不稱
皇太子者春等王稱有皇伯祖等稱萬曆七年止令稱
本爵祭日遇忌辰則移前一日遇致齋日內止具常服
百官青綠錦繡

奉先殿　崇先殿　世廟　奉慈殿

奉先殿者洪武三年太祖以太廟時享未足展孝思乃
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列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獻新
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永樂定都北京如之后非

元配遂不敢祔崇先殿者嘉靖五年建以別祀皇考獻
皇帝也世廟者獻皇帝未得祔太廟故別建廟於太廟
曰世廟特享在世廟時祫則奉主于太廟合享時食之
薦仍在崇先殿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及祔太廟始罷
崇先殿而祔享奉先殿焉奉慈殿者孝宗別建追奉生
母孝穆紀皇太后也一歲五享四序薦新忌祭俱如奉
先殿之儀弘治十七年後奉安憲宗生母孝肅周太皇
太后主居中孝穆居左嘉靖二年奉安世宗生祖母孝
惠邵太皇太后主孝肅之右十二年上諭禮官曰廟中

二帝一后祔葬乃有二三后今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祔廟其遷祔陵廟享祭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爾肅皇后純皇后又嫌於適其改主題皇后勿書帝謚孝肅主奉遷於裕陵孝惠孝穆主奉遷於茂陵罷奉慈殿薦享

陵寢

國初陵寢熙祖在泗州蟠城之陰今為其基運山洪武初號曰祖陵德祖懿祖二陵皆即祖陵望祭仁祖在鳳陽府太平鄉今為翊聖山洪武初號曰英陵尋改皇陵太

帝因仁祖忌辰泣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命禮部製帝后衮冕冠服命皇太子至祖陵葬祭爲文祭告曰昔者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蕃衍宅於宇內以親黔黎深思皇考生前歲月之艱懷念音容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子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祖陵置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陵戶二百九十三

家長至正旦太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暨每月朔望少牢三奉祀行事皇陵置中都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三員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旦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司官行事弘治元年敕內官一員監護太祖高皇帝曰孝陵在南京鍾山之陽今為神烈山高皇后馬氏合葬設神宮監孝陵衛及祠祭署聖旦正旦孟冬忌辰酒果行禮清明中元冬至太牢勳舊大臣一人奉祀事成祖文皇帝曰長陵在北京昌平州今為天壽山文皇后徐

氏合葬都燕後諸陵皆在天壽山仁宗昭皇帝曰獻陵后張氏合葬宣宗章皇帝曰景陵后孫氏合葬英宗睿皇帝曰裕陵后錢氏合葬肅后周氏祔憲宗純皇帝曰茂陵后王氏合葬穆后紀氏惠后邵氏祔孝宗敬皇帝曰泰陵后張氏合葬武宗毅皇帝曰康陵后夏氏合葬世宗肅皇帝曰永陵后陳氏合葬烈后方氏恪后杜氏祔穆宗莊皇帝曰昭陵后李氏合葬先朝多以妃嬪從葬孝陵四十妃嬪長陵十六妃獻陵四妃景陵七妃裕陵遺命勿用後始無從葬者多葬金山諸陵衛監祠署

祀禮一 如孝陵睿宗獻皇帝曰顯陵在承天府今爲純
德山后蔣氏合葬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
之孝陵東有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四孟歲除忌辰
加牲焉孝陵祠祭署兼主之京師西山有恭讓章皇后
陵寢嘉靖中令於未央宮莊田以其半奉香火景皇帝
后憲廟廢后吳氏世廟繼后張氏懷獻世子悼恭太子
哀沖太子莊敬太子憲懷太子皆葬金山咸以時祀禮
各有差諸王葬其封國其子孫祀之外戚揚王墳在盱
眙洪武初設盱眙祠祭署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

宿州洪武初設宿州祠祭署墳戶九十二家滁陽王墳在滁州洪武初立廟墳所墳戶十九家皆以歲時祭祀

歷代帝王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歲春秋二祭後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力勿設主止各祀於其陵廟而增隋文帝七年命塑帝王衮冕坐像以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不衮冕是秋上親臨祭焉廟同堂異室中一室祀三皇南

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室犢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二十一年詔舉歷代名臣從祀禮官具名上上以宋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顏罷阿术裁定始終全節者三十七人列兩廡為四壇東第一壇風后皐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第二壇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木華黎傅爾忽伯顏西第一壇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

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第二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
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博尔术赤老溫太公望以從祀
罷其故廟及武成王號是年廟火改建于雞鳴山之陽
罷隋文帝尋復以歷代帝王祔祭郊壇歳用正月廟罷
春祭止秋祭毎三年傳制遣道士齋香帛令有司祭於
各陵寢是歳則停廟祭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郊壇祔
祭復建廟都城如南京其秋上親臨祭焉嗣後歳以春
秋仲月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凡祭於陵寢之歳
則停秋祭二十四年以科臣陳棐言元以夷亂華不宜

祀後罷元世祖及元臣木華黎等五人

先師孔子

國初詔正天下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及配享諸賢特仍其舊歲以春秋二仲上丁傳制遣官祀孔子于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每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釋菜五年上覽孟子大不然其視君如寇讎語罷配享踰年諭禮官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天下後世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讀學

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樂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誠意伯不陪祭受胙胡丞相以聞上曰某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與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十四年改建太學雞鳴山廟制悉去前元塑像用木主上親臨幸祀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大成樂器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揚雄從祀進董仲舒後遐登極首遣官祭告闕里

幸太學行釋菜禮文皇都北京國子監猶仍元舊存繪像八年命正其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比國學例定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八年從輔臣士奇議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議增樂舞八佾籩豆十有二弘治九年從太常寺卿程敏政議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釐正祀典閣臣璁集今昔儒臣議上請始詔天下

去塑像爲木主尊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即申棖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增祀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復以行人薛侃議進祀陸九淵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上

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迎送神再拜樂三奏舞六佾春
秋二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祭太學南太學遣
祭酒用太牢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天下府州縣衛
學則提調官用少牢禮樂加太學月朔各行釋菜禮啓
聖丁祭太學祭酒南太學司業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
上以孔子祀典已正親著論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
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
其位也非王者之位焉孔子既逝後世唐玄宗乃薦謚
曰文宣加以王號夫孔子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

刑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惟聖
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
心哉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十
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孔子設或在今肯安
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夫若
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其德而居是位者桀
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
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百之十百之未有能與
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道用孔子之道而聖仁神

智武功文德直與堯舜並矣恐有非孔子可擬也由是
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僭稱僭稱者近於僭亂孔子昔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既以王者之名
横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堂上顏
路曾晳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
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
以紊令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
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朕非褻君也非滅師也所
以防閑于萬世之下也豈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

非原心之論時有儒臣以去孔子王號為非是上故論
辯之隆慶五年從禮官議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
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二十二年以
廣撫臣郭惟賢議以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公今
四配十哲而下東廡先賢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
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
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
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
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先儒則穀梁赤高堂生毛萇

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
陸九淵許衡西廡先賢則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
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
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
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
先儒則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
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
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求[illegible]

先農洪武二年爲上祀歲以中春擇日親祭以后稷氏配已又奉仁祖配用大牢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皇帝皮弁服拜跪飲福受胙禮畢更翼善冠黃袍至田親秉耒耜三推三反京尹捧青箱播種而覆之三公五推九卿九推安從耕官後改中祀則遣京尹不設配祭畢猶親耕籍田永樂定都北京亦如之歲以中春上戊日宣德初上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君誠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若終歲猶不免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人咸樂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取虛文爲其後皇帝止以初登極之歲親祭焉

先蠶

先蠶之祭祖宗時未有之始於嘉靖九年皇后以歲春擇日而祭尚儀奏請致齋三日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女官奉鉤筐前行皇后禮服拜跪獻奠飲福受胙牲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

卿命婦九拜

旗纛

洪武元年立旗纛廟于山川壇牙旗六纛藏之內府歲仲秋祭山川日祭于廟霜降日祭于教場歲暮享太廟祭于承天門外皆用少牢旗手衛指揮行禮所祭神爲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衆永樂後別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羊一豕一無帛每月朔望總督京營戎政官請祭于教場祭畢復命

國有大征討皇帝服武弁禡祭牙旗六纛旗東纛西皆
南向祭之日皇帝省牲視滌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
九奏皇帝飲福受胙望燎刺五雄雞血五酒瓶酹神郡
國守禦武官則用驚蟄霜降日爲春秋二祭

大射禮

國朝射禮參倣古制太祖即位之三年申詔成均博士
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舉凡遇郊廟
之祭則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君有君鵠臣有臣
鵠天子虎鵠皇太子熊鵠親王豹鵠皆五采天子樹中

皇太子親王虎中儀按周禮大司馬射人之職命王之職事官司正二員掌驗射者品級尊卑而定班次部官職之引禮官二員掌引文武官升降進退之節侍儀司舍人職之司射官二員先以強弓誘射以鼓氣武弁能射者職之司射器官二員先辨弓力之強弱爲三等驗人力之強弱而授之工部職之司爵官二員計中者以授酒光祿寺職之請射者四員每耦二人侍儀司職之一品二品豹鵠四采三品至五品糝鵠三采六品至九品狐鵠二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布鵠無

采一品至五品兕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鹿中鵠右有獲各以隸僕二人掌之獲有容所以爲執旗及待獲者蔽也容亦名乏旗色有六軍士二人掌于乏後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鵠舉黄旗不及鵠舉黑旗射之日請射者先請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於腰帶之右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年長者爲上射幼者爲下射上射射畢乃讓下射者司正書中投筭於中衆旅如試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尊

品者射如儀射畢司正副持筭白中於主射官司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中的三爵中采二爵飲畢各圓揖而退郡縣射亦如儀詔學官闢射圃教官誨生徒講讀罷令習射仍命有司以其暇日詣學督視之上嘗召一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嘗習騎射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初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鄉飲酒禮

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之儀令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申明朝廷之法令有司則率士大夫行于學宮民間行于里社學官府州縣官爲主舉致仕官之齒德兼尊者一人爲賓鄉里年高有德者一人爲僎以次長爲介以賓之次者爲三賓教職一人爲司正西向坐主位於東南賓位于西北僎位于東北介位于西南三賓從賓以次而西皆南向司正從主南坐北向府州縣僚屬以爵序而列于東衆賓以齒序而列于西其門主之[illegible]

僚屬先到學宮東序坐遣人速賓執事報賓至出庠門之外迎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主賓以下東西相向兩拜而後就位執事者引司正下自東階升自西階詣堂中北向立賓僎以下皆起立執事者以酒授司正揚觶司正北面揖賓僎以下皆報揖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毋或廢墜以忝所生揚觶畢乃飲觶酒復揖賓僎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賓僎以

下皆坐贊讀律令以生員一人行之揖立一如揚觶儀讀畢復位舉饌席主起而獻賓捧爵詣賓前置賓席稍退兩拜賓答拜主又如儀獻僎畢各復位賓復起而酬主僎從之交行如前儀介以下則各就坐席受酒詩歌鹿鳴以鐘鼓為節酒三行或五行湯三品乃撤饌主及僎以下東立西向賓及介以下西立東向兩拜而後下堂仍三揖送出庠門之外東西相向一揖而退民間里社百家為一會里長或糧長主之百家之內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通文[illegible]

一人爲揚觶一人讀律二人贊禮前期主詣賓門揖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答拜請介亦如之賓席設於堂中稍西南向主席設於堂之東南西向衆賓則以齒序分席於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其日賓至主出迎于門外西向揖賓東向答之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及階揖主先升自東階賓升自西階及堂東西相向兩拜各就位揚觶讀律復宣御製大誥文揖立一

如學宮之儀畢復位皆坐酒五行或七行飲畢主先行西向立賓以下東向立兩拜送出于門外東西相揖乃退其明日賓以下同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外拜謂辱屈昨日之來御製大誥文曰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與同類者成席不許干預善良之席主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罪以違制奸頑不由

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乃古先哲王之制要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從者鄉里安隣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二十二年再定圖式良民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上坐凡因戶役致犯罪過者則別爲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有曾犯姦盜詐僞徒流重罪者又別爲席序坐東門之內坐分三等若有罪過之人恃其年長強坐衆賓之上或不赴飲以頑民論之仍令里社無役有行此禮矣

養老

古天子養老之禮大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爲三老五更禮遇大尊顯國初養老惟及編民貧而善良者始及之而隸卒倡優不與焉禮雖有隆殺逮之天下洪武元年詔七十以上者一丁侍養十二年詔諸耆老詣見岷山州壽証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予冠帶兼傳還鄉十九年詔八十以上月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五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復其家若爲令永樂十九年詔八十以上絹二疋布二疋酒一斗肉十斤一十二

年詔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免一丁侍養八十以上仍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令有司時加存問天順元年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召見便殿賜冠服帶履宴于順天府命尚書姚夔以下造其廬賀之二年詔軍民男婦八十以上各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倍之男子百歲予冠帶八年詔七十以上免一丁縣酒十瓶肉十斤八十以上加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予冠帶歲宴一次百歲予棺具而是時四品以禮致仕官七十以上貧不能自存詔有司給米五石養老之典始及大夫官矣迨

成化末年武官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皆群牧所正千戶致仕韓王奏稱上壽獨鍾於一門宜加禮養詔有司勞以羊酒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此又外官武弁之所絕無而一見者也其後酒米肉帛之賜累朝鮮及編民文官二品以上大臣八十者有司備綵幣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奏遣使存問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歲二名禮獨加於大臣則循古者養國老之遺意云

樂章

今樂制有同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益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凱協律郎冷謙等考正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八佾舞之節隸於太常凡淫過凶慢之聲若舞失節者屏勿用俗樂有百戲承應隊舞承應謳歌承應則俳伶人領之祭祀皆雅樂而朝會燕享猶兼俗樂相錯而奏焉樂舞生國初六百人嘉靖中增用一千一百五十三人領於神樂觀俾之以時教太祖方定樂時陳樂器於庭召學士朱升入視上親擊

[illegible]令升辨之升以宮音爲徵上曰升自謂審音何以
辨宮徵耶起居注熊賜履對曰八音中石最難和書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音固難和然以人聲爲
主人聲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登歌一曲上曰古
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儒鮮知
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賜履復進曰樂音不在外求
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illegible]
無不和矣上深然之是時郊社及歷代帝王樂章[illegible]
製焉

合祭天地樂章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天地兮君王華夷欽承踴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樂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雨澤霑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畝兮束帛鮮臣當設醮兮奉來前

進俎 樂奏凝和之曲 庖人兮列鼎殺牲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

林臣兮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巳拜手稽首兮顧享

終獻 樂奏凝和之曲文德之舞 三獻兮樂舞揚殺旅具納兮氣藹而芳粹光朗朗兮上下方況月吉兮時良

徹饌 樂奏雍和之曲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冉冉兮上下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　樂奏祈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燧方炬燔發兮煌煌

神變化兮束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

崇民歌且舞兮朝廷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

祥風生欽當稽首兮告年豐　秋祭告作拜

奠帛初獻　壽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

荷陰功予將疋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豫和之曲　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祈昭格兮軍民

康恩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熙和之曲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

憐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雍和之曲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

揚顏辭普降兮遐邇方烝民萃止兮盡安康

送神　安和之曲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

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時和之曲　捧穀帛兮詣瘞方鳴鑾遙舉兮齊鏗鏘

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雍和之曲　仰瞻兮聖容想鑾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嚮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　安和之曲　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令願兮效勤捧禮帛兮列酒尊鑒予情兮歆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　保和之曲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群臣欣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中和之曲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肅和之曲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禁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遥瞻兮遠几重

徹饌凝和之曲　納殽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予將何以兮崇報惟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壽和之曲　燔燎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皇燎豫和之曲神機不測兮造化功珍羞禮帛兮薦火

中望瘞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聖祖是時功德侃盛爰奏誠敬之至上通神明以故舞

而成章八音調均協于鐘律洋洋盈耳故特志之以昭

聖德其他諸臣所撰述今雖存錄於太常第多俚詞非

雅聲歲時以備數已耳太祖嘗諭禮臣曰古樂之詩章

平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

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樂器亦乖戾

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聖諭諄諄蓋深慨于新聲之代變又胡樂之相雜以爲人不知音之所由生古樂必無從可復也故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他日夾谷之會必斥萊夷之舞今聖天子在上庶司百執事相與替襄于下欲因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天下豈無有號爲通儒如后夔師曠者出相正哉未可委諸訹師賤工以爲又聽不修之餘技猥飾耳目于一時已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二

軍法志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自古帝王至治之極靡不設軍立法以佐文德而遏亂源唐虞以前莫可攷矣及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者六鄉之卿也周禮六卿無事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司徒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為教練家家使為兵人人使知兵司馬以井邑丘甸之法為調發一甸而止調七十五人侯國之兵則皆甸內之民卿

將中軍上大夫將上軍下大夫將下軍士克偏裨王國之兵則皆畿內之民其或不足則命列國起兵以從王事公將中軍卿將上軍命大夫將下軍內史爲司馬兵故畎畝之農民將皆卿大夫兵將相諳文武並用秦廢封建爲郡邑非其制矣漢而下代雖殊制而軍民已分我高皇帝未登極時立有管領民兵萬户府精簡武勇之材編列爲伍居閒則耕有警則戰暇則講武戰勝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猶有兵寓於農之意焉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如下令曰願爲軍

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於是軍自軍民
自民因罷民兵萬戶府及武成之日天下大定即大位
當是時也虎臣牙將星列雲屯貔貅霧湧赫然盛矣乃
立一大都督府京師總領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懲胡
惟庸之亂始析爲五府而稱左右中前後五軍府於是
兵權不專於一司輦轂下置有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
爲天子親軍無隸屬都城內置留守等三十衛分隸五
府以衛都城外而四方置有三百二十九衛以各衛其
疆境各置都指揮使司轄焉而各使司分以其方隸五

府軍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衛有所所有千戶所所百戶所有軍十人一人領之曰小旗小旗五人積軍五十五人一人領之曰總旗總旗二人積軍一百一十二人一百戶所領之百戶十人積軍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一千戶所領之積五千戶所為軍五千六百人而衛立焉此一衛軍容之大畧也軍有從征有歸附皆上初定州郡時徒屬其後官民有罹于法者耕之謂謫發又其後籍民三丁者一人二丁一丁者共一人而立民兵萬戶府領之謂揆集皆長子孫世執干戈以食縣官葦固皇圖勿拔

也衛官之長曰指揮次曰千戶次曰百戶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百戶有試有實授官皆以世紈袴之子未必皆賢一人常攝數印而五軍府及都司則遴之世職之賢者皆流官民間子弟以武科起者亦兼用之歲有六選聽于兵部故兵部之有武選也如文選焉五府官曰都督有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司官曰都指揮使都司之體統與布按並稱三司有掌印有僉書遴防重地則各就其封內衛所軍分戍官統之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

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而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各因事而異職而總鎮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次曰副總兵又次曰叅將又次曰遊擊將軍遴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任國初兵事顓任武臣後以武臣閫外之權太重或有他虞復分有文臣爲之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總督舊稱軍門巡撫則皆贊理軍務或提督後有整飭兵備或副使或僉事或以他官而兼副使僉事沿海者曰海道兼分巡者曰兵巡道兼管糧者

兵糧道而仍以所轄督撫領之此又府衛邊鎮設官之大畧也高皇時立有大小教場于京師訓練五軍將士中軍爲樞左爲左掖右爲右掖前爲前哨後爲後哨分哨四方縱言之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橫言之如手足猗角互相援倚其或一軍內有它虞則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五府握軍籍不得輙下尺符行軍而聽授兵部國有大師兵部推舉武大臣一人爲總兵官佩將軍印以行文大臣一人監督師旅印上于朝將歸于第軍還于衛故武臣有兵而無權權屬文臣而兵又不繫其掌

握彼此相制若犬牙然大小相維若束縛然上下相爲用若指臂然靡不頫首而聽于治所以強幹固本振長策而馭宇內制至善也文皇時五軍仍舊增置七十二衛燕都去虜障歷百里文皇帝帥五府之軍比代師旋不能散遣五府遂乃結營團操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皆馬隊設神機營以習神鎗火箭皆步隊合五軍而爲三大營而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及中都留守司各衛之軍歲以春秋班入與三大營更番操練管操官曰提督而各哨之分管官有曰坐營曰坐司則皆公侯

官都督都指揮內推任之後復兼用內臣以監神機火器曰監鎗及太宗營天京營遂亡與府衛而爲二矣隷屬之舊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偷士惰日以廢壞至于正統怙嬉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巳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長策乃於三大營之中退其羸弱不任干戈者爲老家拔其驍勇精銳者十萬爲選鋒分十營團操五千人爲一隊隊有長合二隊爲百人有隊官積二十隊爲千人有把總積百隊爲五千人則立都指揮御焉本部尚書或都御

史一人提督之省臣鄭林復獻軒轅八陣之法令教習八陣之中分而爲六十四陣左右前後一聽中軍之旗鼓皆相策應斯亦有足觀者焉以能振弱爲強此京營爲一變也英宗復位遂罷團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第十營之內增分二營營軍萬人是時四外衛軍八萬分兩班班四萬則合京軍八萬爲一十二萬沿故名而稱之曰十二團營坐營則內臣一人武臣二人軍名選鋒而其後也供役私門借工公府或輸月錢用曠及當操練乃倩游民取盈軍若不操操者非軍而四

都司軍四萬中多朘免老羸餓病什有二三蓄威養銳之地幾爲贍老食貧之府矣正德時內臣用事復選十二營之精銳者名曰聽征人馬立東西兩官廳分屬焉然群盜劉六等縱橫燕甸齊魯之間營軍數出敗衄迄調宣大遼陝兵入助而元兇之首僅授於風伯波臣而乃底寧至于嘉靖庚戌虜叩郊關都門晝閉禁兵不滿六萬且多老罷驅之出游泣不收前大司馬丁汝夔坐視倉皇竟亦不敢率此空拳無用之夫出遺虜一矢肅皇帝震怒棄汝夔市虜去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

罷團營兩官廳而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營盡裁諸內臣而獨用勲臣一人爲大將名曰總督京營戎政廳予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大臣一人曰協理臺省臣各一人廵視歲終令得彈壓整齊之大將而下有副將參將遊擊佐擊等官棊布三營各有分屬而皆聽於大將之節制此京營又一變也穆宗時大學士趙貞吉是時爲司業親見屢至營兵一無所用隆慶四年入相乃言于上請如太祖時五軍府之制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堪任武臣分統訓練仍以文臣廵閱之以

時按閱報成天子而賞罰行焉部議如舊兼總督收戎
政印改用三勳臣提督三大營復擇文大臣三員爲六
提督專以六提督事權不一仍復一總督一協理給還
戎政印一如嘉靖之舊迄今三營尺籍如故給糧如故
而見操軍士十亡五六此京營亦已三四變而耗蠹之
原猶故也國初操集令行是時在武編户民樂出一丁
爲軍四方衛所軍皆足額且有餘丁迨其後也軍政日
弛將領不爲優恤奴隸使之是以亡多逃亡尺籍遂空
天子乃下勾補之令徵責有司而又懼有司之波累吾

民也妄勾有禁重勾有禁於律最嚴人戶以籍爲定之
條甚固通軍而又未嘗肯虐使其民而偏輕民也盖至
文皇末年開平指揮僉事郭亮寄請益軍備禦上勅之
曰軍貴在多哉汝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足用
也軍多而不精徒耗糧餉何益然承平日久逃亡日衆
守備日不足宣德中上切憂之乃下璽書命給事中御
史十四人分行天下清理御史李立銳意得軍遂乃詭
得平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與立爭曰璽書獨
清軍民實非軍奈何逆璽書勞民立怒役辱之宗璉憤

悵死然常民賴免於枉十七八蘇郡同知張徽力佐御
史虐有訴者立斃杖下誣服殆千數嗟怨盈路彌年不
解上聞之召本兵諭曰民爲國家根本朝廷於軍民
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勑有司審實毋朘民於是詔軍
戶有重役二處三處者併勾一處而冒勾同姓同名人
亟豁除之用陽武侯薛祿言罷免巡軍薪炭之役曰薪
炭雖山谷有遞送惟艱士務守備豈可煩勞宜其有逃
逃也復罷雲南軍煎鹽之役天下衛所軍戶詔免原籍
一丁孫福建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

軍貽曠伍上令行在都察院召而罪之上曰朝廷養軍豈爲若輩利耶朕聞皇祖言廢元時以此壞國此不可不戒也正統初司府州縣特設專官一意清軍毋預它事清軍御史三年始代令瀕且久得覓軍本末戶本有丁捏無丁徙遠遣軍逃窩藏同罪御史還代以補伍多寡爲殿最乃後清軍使者未必皆賢多以苛峻爲手裁而司府州縣清軍官又恐勾補不及數爲己罪鈐綱譽民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御史郭觀誣逮岷山民二十四人瀕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御史左酷刻

臺中引平民叅事陳琦爭之不能得行巡所轄得苦掠誣服者二百家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譴去民乎瓦石何道旁狙擊而德琦不衰是古所勾之今閩家始未嘗不愛軍借民而安祿保貲之臣往往求於法以行其威其民何罪此奉行者過也大約淵一軍非獨其軍苦也長耕之民必爲之廢廬產鬻子女承符輸行與軍所共一旦之命觸冒暑陵歷瘴險千里之外下產廢矣二千里之外中產廢矣三千里之外上產廢矣況有隕身異域游魂莫返者乎及抵衛所軍不點突而逃蓋萬姓受

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利也軍與民交病矣初制軍亡衛所徑勾已屬有司奸胥猾吏匿爲利藪一軍勾至數十載不能得一丁以千數勾而解者百無一二焉嘉靖中兵部尚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畫裂爲勾單衛上下部部下有司不在單者不得妄勾卽亡矣而丁戶故絕二年得以其單繳部罷勾以宣上德於是倂衛頓清天下軍民拱手加額共喜安於無事久之天下爲下停廢清軍御史之令而司府州縣亦遂玩愒自處於閑官選吏歲奉故事一瘝曠而卒無補於伍籍也正統初大

學士士奇言御史清軍南北人互往南北極邊補伍名不耐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人死於寒凍若西北急防守而所在壯勇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也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而是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限於例制不敢其後撫臣王世貞深言其便有四謂應勾之戶樂於近不圖規避其便一士各安其水土不至困絕其便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跡其便三解戶不至破家其便四然大司馬卒未有斷然行也夫勾補者百一而逃亡者接踵今

雖有衛猶無衛也有軍猶無軍也國初軍饟不以厲民一倣古者屯田之法一衛之軍十七屯種三城操一軍授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軍半給城操及官俸上時定鼎江東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則令諸將分屯龍江等處以遠田三易民近田一不足則徙數衛于江淮六合開田之故上嘗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是時康茂才屯積獨充倍得穀一萬五千餘石給軍尚餘七千餘石入倉他將皆所不及上餉諸將曰爾等各有分地皆闕康茂才等而入倉

寡何哉則人力之有勤惰故耳自今爾等尚當勤督
軍士及時開墾以盡地利毋令閑惰以致人不如數責
有所歸其後所至地方甫定即令屯田九邊地寒少穫
募商出粟中鹽粟入二斗五升則予鹽一引於是商人
爭赴塞下闢地力耕出粟便而亡飛輓之勞是時春築
盛于戈矛墩堡客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粟露積
饒中土故上諭五軍府曰自古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
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程督軍士以紓國力盡罷諸閑
戍卒屢備譏察外悉歸屯田歲遣武大臣一人分行各

遲巡飭又令天下在屯軍人樹桑果備凶歉迨于末年

詔屯軍凡田五百畝歲輸餘糧五十石則什而稅一

德意殷殷厚也文皇徙都北平纘承高皇帝遺業則壞

定賦名曰樣田著令在紅牌而獨責成於將屯官督屯

官仍以家人顧屯種者聽令不得擅離屯所私役屯軍

總提調於屯田都指揮餘糧入不如額罰俸有差額外

而能有加者遞有賞尋復徵牛朝鮮為遼東廣闢草萊

而寧夏總兵何福積穀數最下詔褒美是時上數用兵

朔漠聚備隻騎不敢南牧而塞上地盡墾外省則各一

置僉事官特顓提督仁宗繼統復推祖宗美意詔減餘糧之半而止徵六石士故人人挾纊飲醇而頌南畝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自給閒關編戶正供外無他征賦宣德後承平既久政日偷窳貪漁將領甚私其附堡腴區而磽瘠移于軍士低昂窮易糧甚不均又或默戚占爲莊業豪右侵爲己有田日亡失糧日逋卽督屯官經年未嘗覆阡所卽有兼理提督之員日益設率摭故牘潤飾報成而已景泰中大學士商輅慨然申飭憲臣出清理然上下之相蒙已久修復於一旦甚難獨

宣府總督李秉請出內帑萬金給供牸種開故壞歲收餘糧以贍貧軍買馬山西參政葉盛請帑金五千買牛千頭前戍卒不任戰者事耕作乃得易馬千八百匹蓋在獨石六年邊儲賴之此二臣者則奉行善而報成又若是効也九邊田出粟中鹽法至今存可也商人頗重飛輓樂輕齎孝宗初戶書葉淇淮人也鹽商多淇姻婭為奏改輸銀運司司以解部部以餉邊以為年例於是塞上耕夫投耒散歸邊地盡空粟價日踊西北之千待餉東南日索年例之請幾于充棟主計下以應益以各

助諸邊猶不足至傾天子內帑助之是猶割左髀以益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已大傷故今天下財力竭也正德時閻瓘曾奏年例銀天順前無有也罷不送則以為屯田不復故選御史劉汝楠等往度諸邊使各承風指責安化王遂叛戍卒怨叛起而為亂是後言修屯田以瓘為鑒因噎而廢食計策失於此也嘉靖來則什一二存畫之臣諱求廢墜而持盈時詘以今較昔故額十已損其六七近攷萬曆中九邊年例薊鎮初止六萬七千今至三十八萬九千密雲初止一萬五千今至三十九萬

四千永平初止二萬九千今至二十四萬六千宣府初止五萬一千今至三十三萬三千大同初止五萬今至四十二萬山西初止一十一萬今至二十一萬三千延綏初止十萬今至三十六萬七千其它少者不下數萬凡此數百萬金以視初輸時額凡增數十餘倍即處以往日屯田安所得荒地能辦此往日非能令兵不食而守胡今費之鉅也況各鎮諸屯未盡廢年年尚有本色餘糧而例銀日增國計奈何不日詘也國初馬政有群牧所以司牧養洪武六年改置太僕寺滁州州掌其政

令而少卿寺丞為之貳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馬九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始廢牧監以其馬屬有司使民間孳牧之江南人十戶一馬散布于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四府廣德一州江北人五戶一馬散布于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戶仍給鈔三百貫後之三十年復給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則令衛士分牧而行僕卿職掌於僕卿不異各修其政而聽於兵部永樂初乃增置苑馬寺于北京陝西甘肅等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一監二苑設官亦視行太僕而各監監正一人監

副一人苑有廣狹上苑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長一圉長而率五十人夫牧十馬迨十六年遂以北京苑馬而以其馬歸行太僕散牧民間十八年定都北京於是北京行太僕改稱太僕寺而以滁州太僕寺為南京太僕寺兩寺分隸州郡一如其舊是時馬頗蕃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養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責之償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為北方患六

師賊出擊胡青駒為患軍民鬻子女以償仁宗聞而憐之命官為賠還且寬責駒之令兵部尚書李慶言令民畜益蕃散衛伍無用然且餘千群令遠近方面俱與官廄集中貧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僉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示蘇民困是何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馬死責以償將人皆破家為子孫憂況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上曰慶幾誤朕陝西按察使陳智

復歸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罷散馬之令時北方馬獨北直隸民養之宣德中乃及山東濟南兖州東昌凡三府正統中乃又及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歸德凡四府人概其丁孫而按馬之高大雄壯而空群者名曰種馬以爲孳生牡十二牝十八二歲而徵一駒國初課駒獨種馬之耗餘駒聽自鬻以金輸正統十四年始令解俵爲備用馬歲解二萬匹給京邊遞馬足則寄牧畿府乃其後畿府馬多復寄牧於保定河間諸屬而

畿府故所受馬又改發於永平諸州矣又其後分所解馬或以其半徵金駒有瘦駒重駒凡十八年而免馬之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凡三歲寺卿侍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私用私賣有常刑官以課額增虧爲黜陟衛牧之法亦如之此我國家馬政分在諸司職掌者先後設行之大畧也然自馬散於民戶丁牧養率不如法馬故多斃斃則必償民之受累最甚宣宗時太僕寺嘗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俄下令孳生不

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也夫農終歲勤勞營
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病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
典從事宜從寬而恤貧難之民成化中河南兩直隷旱
詔免其歲比數孳生馬先朝所爲恩厚於養馬戶若斯
也牧馬地南北兩寺各京營各邊皆有草場其後塲地
多爲內外權勢侵奪成化末年乃用當事者言詔令退
出還官太僕卿儲瓘言陛下興修馬政清復草場仁壽
宮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不可
以微利傷國計仍申奏討之禁于後弘治初兵部尚書

馬文升復以為言於是乃命給事中御史分戶兵二部
官四出清復未墾者仍舊牧放已墾而成田者賦其租
僉貯太僕備買馬當是時陝西牧地止存六萬六千頃
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牧養兒騍騸馬止二千八百匹
都御史楊一清往巡撫奏黜寺卿之不職者而簡布按
二司參政副使薦補絃轍大吏於是六苑地清復草場
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清勾撥補養馬軍士二千三百有
奇增修城堡十九處創復馬廐千百所馬給騎操外六
苑可常牧馬三萬匹陝自一清至馬日蕃三邊之用賴

之高帝時市馬使歲遣四出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為幣諸番貢馬第馬高下償其直土官以馬定田賦為糧二十五石者一馬或五十石一馬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戶共出一馬名為差發猶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也西番之俗以茶為命故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有茶馬司以聽三衛番族納馬易茶降金牌為信符凡遇

差發合符乃應三年一遣上馬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有以私茶出境者斬是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禁至厲也四川復設有鹽馬司通商納馬中鹽上馬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百引遼東設有開原廣寧馬市以市海西女直及朶顏三衛之馬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已又開市開平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布五疋是時馬頗蕃庶雲錦成群其後茶政稍弛

私茶不能禁而番馬遂多不至鹽商復多勢家開中馬皆下乘乃又不得已而徵價助邊凡引一百道折馬銀一十五兩而馬政大壞矣弘治末年都御史楊一清廵撫陝西乃復講求舊制即金牌失之已久第嚴私販之禁番人無茶則死自不得不奉我差發而來納馬於我四年間得馬萬九千七百餘匹而茶尚積有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復增課引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竒宿貯買馬嘉隆間北虜嘗因納款請開馬市於宣大山西三鎮每年宣府約市馬一萬八千匹用銀一十二

萬兩大同約一萬匹用銀七萬兩山西約六千匹用銀四萬兩事竣馬或寄養於太僕寺或留本鎮給軍騎操出國家什一之利歲收胡馬三萬餘匹虜亦受封效順九邊安然歎塞之稱羨于和戎貨幣之交恬于鋒刃夫亦祖宗時不肯抑之使不來其有裨于馬政亦不小也然亦苟延歲月且收近功軍實耗竭已非一事京營操矣屯政隳矣軍衛卒十無五六矣此火未及然之秋而實生可爲流涕之日也故往時一二當事寸臣親見軍無可用爭付之烏有變而徵募土兵成化初都御史盧

祥巡撫延綏上言曰臣奉命鎮守邊土竊念封疆爲重時出巡閱每見營堡之兵不惟甚少而且老弱百不能當一屢臣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頗多驍勇習弓馬情敢戰鬭今若選爲土兵訓練之卒有緩急不待調使人人各思自護其家室皆自奮力前鋒以視營軍一可當十十可以當百也部議特勅御史臨邊選民驍壯者編爲什伍免其縣役號曰土兵延綏得兵五千人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此軍法之一變而土兵盛強又一時也弘治中益倣其制詔州縣爲里七八百者里僉二

爲兵號曰民壯爲里五百者里四名百里里五名二十五人爲一甲甲有總總甲下復有小甲大小相比訓之以時有事調發食於縣官無累於民衛軍抱質安坐而爲國家長物矣故今俗呼衛所者曰軍呼選募者曰兵議者謂民壯之設猶有古者丘甸之遺意焉此軍與兵又分而二也其後相沿正德間兵徵遂籍丁糧給食於民矣盤民寄腊代軍守禦民安得不困也然而法久弊滋乃今民壯亦屬虛名遂至老夫弱子搽空拳糜國廩米衆絳情父子相媼日爲有司供張迎送執訊存謝

追呼詞訟罰法賊民未嘗有披甲冑執戈矛爲一日操練於是兵與軍總無足恃卒有大警莫可制禦輙調土漢狼達以巳之不知外寇未平民受客兵之暴不貲矣至守仁之平浰賊也監司議調狼兵守仁不聽獨汰諸縣兵而收其傭以募新民之賈勇者卒建大勳夫兵在用之何如耳乃其閒復有機兵快手精兵之属則皆民壯別名相爲雄特者耳此民壯之遞相變而不爲用即又謂之無兵可也邇者任事諸臣有爲之議曰天下事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今兵力詘甚矣太祖舊制胡不可

循先朝弊畫拘不可更三大營拘不可還兵於五府夫三大營乃文皇當日權爲制置便征討也龍馭賓天未及散還列聖因之遂至今日然非太宗意也誠令兵從五府之舊五府何所事事練兵而已操練熟則武技精部伍明大司馬時廵閱之俾將無冗士無曠是故可以守可以戰兵權不旁撓於内臣虜至帝何至喪師北狩主帥各分隷於五府丁汝夔何至陳尸西市何者兵誠有制雖遇敵而敢戰雖臨危而常安今京營軍五爲大司空將作備耳備一夫於市日金五分軍代之歲積可

省冬官七十萬餘金嗟夫此荷戈殳以守衛神京士也柰何備也極容重臣敢於任事即舉朝因仍之獘釐而更之俾還太祖之舊胡不可也議屯者曰方今閭閻賦役日增民田困甚矣屯田胡以不可復遊屯猶曰近畿內屯其軍亡去其田困蕩古不核胡不可以核諸故籍而求屯監司催徵子粒之微無日不下田之不清而惟糧是責酌彼行潦其盈幾何第田廢矣以民律之猶是夫民有田二十七畝一以中壤畝可入穀一石得米五斗合之歲可得米一十三石五斗農如之今軍以

農人之全自食以主人之半輸官固易易也地非不足於舊而不爲田軍非不足於力而不爲耕安可罪無田也誠任心計大臣假之便宜使自擇屬吏之歲月循行相度編爲籍伍定之經界量發帑藏以助經始東南田存主清復而以芟荒輔之西北田失主闢荒而以鹽法參之鄉原則客亭隙深溝塹立烽堠廣游徼使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則屯尺寸固國家尺寸也屯尋丈固國家尋丈也數年後蒿萊之藪何不可變爲禾黍之場也

國初馬政與屯無觭輕重牧監廢寄畜於民間祖宗時

行法未嘗不善民今何以至於破家受累何以法之久乃壞爽至此牧民官往往甚爲痛心嘉靖中御史錢璞若江南通州人獨爲通州民奏革種馬已而副都御史翁大立巡撫蘇松嘆曰御史以一鄉官而能行之於通州吾以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乎復倣其例爲上言曰臣聞財賦出于東南戎馬產于西北各因物土定貢賦自古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太祖定鼎金陵以畿之内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故設太僕寺於滁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養一馬且給牧地

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官且收其所
也租金矣弘治中江北水荒馬之寄養江南府屬又其
夥民困極矣臣請略陳其害國初論丁不編徭避來
人戶逃亡禁派丁田出辦單丁丁戶不免害一馬頭中
編有群長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編有獸醫歲斂
藥餌銀十二兩害二官徵地租野無隙地求收與芻而
不得而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是猶紾其臂而奪之
食又扼其吭而使之吐也害三江南地界而馬性惡濕
歲倒損十二三間有賠償四不下二十兩害四句歲印

格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解寺備用馬價匹費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京者倍之害六況今水旱饑饉頻歲相仍民有菜色人嚙草根欲納秋之常給丟絲之成群何可得也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臣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臣今酌其利害願陛下哀憫窮簷以蘇弊政乞照過州近例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各屬種馬盡令裁革誠恭之臣又請計其利合各州郡每歲可省群長及獸醫銀八千四百兩草料之費合之可省六萬五千兩

印烙罪贖賠償各銀合之可省六萬二千兩此其利皆在民一倣通州今例馬一匹徵銀二十兩歲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九百兩此其利在官天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為也利于官不利於民臣不願為也今革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臣何憚而不為哉況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之畜是為無名乞陛下允臣之奏下部議准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責養馬戶下田內徵價解部至於備用馬價草場地租臣不敢因革種馬減損分毫一切照

假徵解則百餘年之弊政盡㓗除五府州之民心誰不仰戴陛下鴻恩于萬萬世都御史王廷相復陳營軍養馬之害曰臣惟馬必膘壯而後戰可力竊見營軍之馬多至瘦死何以故皆草料之不足也有曰存操之馬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有曰下場之馬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通一年計之全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而草與料俱不足也馬給於官草場止半為田而入租於官牧馬之資什俾自

備安所出哉草塲租銀何以不可放給以補營馬於不敷之用也軍士有家者以領馬爲累皆願免領多係于貧軍此貧軍也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露地以孫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儲是[illegible]口安能及馬而馬饑矣馬若且饑而啖之酒糟氣烈其惡不作臕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後必且瘦瘠欲無斃得乎不死無所用之矣兩臣疏上皆報聞其後租金末年頗有增給迄于萬曆九年始得議行各處存留種馬盡革余又竊見萬曆中一言官有上言曰直隸河南山

東歲辦備用馬二萬匹匹銀三十兩民間賠費尤倍之
供辦一出舉家累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城門之
殃投拆無措爲之貨田園貸豪門再構良馬以往及至
而復揀退甚有再之不已而至於三矣收者未必皆上
駟退者未必皆駑駘哀哀小民豈能幾堪此苦累耶
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封盡延及里黨閭有節愛有
司改爲官辦小民如脫水火猶然揀退多而買補無數
則亦法之窮矣君子曰痛哉無所故也一馬至則諸用
事者肆誅求此如虫之食苗蝝食其心螣食其葉賊食

其節蠹食其根不盡不已苟無賄即堂下皆高眠之衆安有百姓哉馬養於民而反以病民謂祖宗初意何竊以為備用馬之宜解宜變或宜改折尚可議也國家馬非乏也匪其人畜牧不蕃故詩人之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史克頌魯僖公曰思無邪思馬斯臧有自來矣成周以夏官制軍自大司馬下及其屬皆以馬命官卿士大夫分領其職甸出長轂一乘乘馬一師四鬪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下士為之三皂為繫繫一馭夫中士為之六繫為廐廐一僕夫上士為之六廐成校校

有左右皆中大夫凡有軍事趣馬則替校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節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二月後在牧而有厩八閑後在廐而有閑廐惟貢焚周士大夫皆德行道藝之選也以任牧廐之寄不以爲褻要在得人而後馬可蕃也今以付之附關編戶之民衛所貧窮之軍安望良馬也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皆產之西北南方六尺以上無有也故曰南船北馬又曰古大事必乘其產非虛語也今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豳汴[illegible]

唐人監牧地故存也昔考唐當周隋之亂種馬乏矣僅得突厥馬二千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故作傳人此固其明效也歷代多產馬今為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大孰非牧地若春秋曾衛漢唐全盛時皆用之矣誠令勘取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命置苑馬而擇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置其法網有成事隨地遠近徵用此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取畜之而猶

可也得也嗟夫我朝軍政今日頹靡極矣欲振舉之敢謂天下遂無人哉嘗有味乎昔武臣之言以文官能不愛錢武官能不畏死天下無憂不太平非虛語也使爲官者人人知如武穆言俎豆之儒可備折衝甲胄之士亡愧孫吳我太祖以馬上得天下當時閫外寄不肯參用一文士故五軍都督高六部尚書一階部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遞加一品誠重之也比於朝廷席昇平紈袴子類不閑於軍旅於是縉紳用介胄上品矣今之縉紳則皆褒日章句小生持方紈袴之出

[illegible]安坐數年而至者居然爲儒生至於閫外重臣率倚師倚山因熱金粟馬羊之賄得之一見文臣望車塵而下拜承咳唾而受命白虎通曰王者有暫不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斯豈其人乎哉寧時有兵可無兵不可將可無　以今正英雄鳴劍抵掌之秋勇士揮戈裂眥之日也顧安得若人而用之三代時士自少即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與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平居嘗佩刀劍射御閑刀劍皆而軍旅之事幾半是以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式後十日試以騎射亭

念深矣此亦欲物色之儲爲它日治寇行邊之用也累
朝狃於治安遂使經術一途賤英雄以白頭然而當多
事之秋四海之內年少儁才悅禮樂敦詩書一附青雲
豈無有赤心自許勉爲國家有任使而古昔所稱猿臂
燕頷之士有可爲千人之將萬人之將十萬百萬人之
將豈無有謀慮奇超思度機變出一略以勝千里之難若
乎文臣武將協力同心思無負爲我用乎衛所官即令
訓練衛所之軍郡邑官即令訓練郡邑之兵比及三年
有勇知方之效可立睹也繇是郡邑有警則府縣官可

爲制將指揮千百戶可爲戰將環省有事則監司官可爲制將都司指揮使僉事可爲戰將誰不足克國家任使若都司外衛正員叅用文臣帶衙署職庶有軍機會議上之不致見肘于直指監司下之不致見撓于郡邑守令雖於文秩似屈此如不調之瑟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繇是而京營有不清覈屯田尚有遺壤士馬有不精強吾不信也邇者東南多事國家所恃惟調客兵然而奴酋入犯一戰而屠我川兵數千人無孑遺長驅及遼經撫棄城而逃貴州安酋內叛西粵狼兵一交

鋒而各散走尸骸遍野撫臣見獲而語酋曰我撫臣也酋曰汝是耶遂殺之夫然客兵惡足恃哉而此二三臣因襲日所持方幅綵弄文墨豎儒也治天下亦安用此豎儒爲也